

有月情长

编者按

又是一年中秋至，月到中秋分外明。明月千里寄相思，属于中秋的那轮满月，清凉、宁静，承载了人间多少情思？思乡，思亲，思故人……月色如水，一地清辉流淌，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思绪便如月在胸中翻腾，荡漾，生出百般滋味。本期，让我们和读者一起，在那缕皎洁月光中，感受月之美、情之长。



山街好月来

◎董全云

农家小院的门扉虚掩，轻轻一推，就开了。最先迎接我的，是墙边老榉树枝头的滴滴清露，“啪！”地落进我的后脖里。我大笑，坦然接受一滴露珠冰凉的爱抚，哦，果然是秋天了！

主人家的两只黄犬看见我，它们并不吠，而是友好地礼让道路一旁，仿佛知晓我是故人。

这里刚下了一场秋雨，雨水洗亮了整个秋天。在太行山里散步，主要是来聆听鸟鸣的，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，在鸟鸣声中寻静，是一种愉悦和快感。

山间应该是属于鸟儿们的，归于鸟鸣的世界似乎也不为过。鸟雀，用咕咕、叽叽、喳喳、啾啾不同的声音，迎接着我这个客人。

山野弥漫起一层乳白色的白雾，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在山林间欢快地啼鸣，间有小松鼠窸窣地落在枝头觅食儿，被我惊动，忽地从这棵树跃向另外一棵树，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踪影。

中秋的太行山还是一片碧绿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植物的清香，有松柏的清香，还有草类的香味。

傍晚的天空飘满玫红、绯红、橘红的彩霞，原本打算在院里吃晚餐的我们吃饭桌支在了农家门口的山石旁，那里幽静。不远处，一挂飞瀑飞珠溅玉，轰隆作响，我们面瀑而食，桌上有农家的特色小菜，还有我们带来的酒菜，当然，还有几个性情相投的好友。

我们围桌而饮，一边山前飞珠溅玉，另一边鸟鸣啾啾，秋风飒爽，浑然间几欲忘了身在何处。忽一人抬头大呼：“山街好月来！”

可不，深蓝色的夜幕中高挂着一轮明月，银色的月光如水一般抚摸着大山，抚摸着乡村田野，农家小院的墙缝间、树底下、草丛中，各种秋虫儿都叫了起来：唧唧、唧唧、吱吱、啾啾……它们唱唱停停，停停唱唱，此起彼伏的虫声乘着习习的晚风漫过天地间的每一个角落。

月光是夜行客，不经主人的同意，就大大咧咧地穿过落地窗，斜斜地映进屋内。窗户对开，夜风夹着丝丝凉气，穿室而过。如水的月光，趁着一股凉就洒了进来。夜晚，睡在如水的月光里，伴着耳畔虫鸣声声，恍惚中，我竟潜回遥远的故乡。

故乡是一卷老胶片，那些人，那些物，那轮皎洁的月亮，在胶片里显影，重现，鲜活。

离开故乡许多年了，爷爷和奶奶也永远留在了我们居住的城市。没有人居住，老屋失去了人的气息和温度的沁润，迅速老朽坍塌成了残垣断壁。曾经陪伴我们快乐童年的院子里长满了荒草，于我们而言，就成了回不去的故乡。那些无处安放的乡愁，如一壶老酒，温在如水的月光里，常常在城市的某个难眠之夜，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。

好在，还有高悬于夜空中皎洁的明月。它照亮了我所在城市那个角落，也照亮了故乡青葱的草木和蛙鼓虫吟。离开故乡的游子，虽不能回，但我们拥有同一轮明月。举头望明月，也望见故乡，望出许多况味。

月光洒满山谷

◎付令

爷爷的月饼是藏在床下的。在婆婆的责骂声中，爷爷变魔术般从床底陶罐子的盖子上拿出一个大饼子，递给了我。是的，我看到是在盖子上，而不是罐子里。那是一个实心的饼，除了细碎糖粒没有其它花里胡哨的馅料，焦香的外壳上则撒了一些芝麻。虽谈不上有多可口，但充满魔力的出现还是吊足了胃口，饥肠辘辘的时候，便也成了甘旨至味。

爷爷兑现承诺，着手准备中秋节的白糍粑。赶场买来糯米，用清水洗净，浸泡一夜后放入甑子里蒸熟。在石臼里用石杵舂成米团，再压成饼状。外面裹一层炒熟的糯米粉，免得粘连，一个个排好放入簸箕晾起来，大功告成。

中秋那天，大小姑姑两家人也回来，一大家子人聚在了一起。月亮从远处的山巅升起来了，那么大，那么亮。月光洒落，屋顶镀上银色或微微带点金色，银辉也穿透了筒子楼大通廊的栏杆，铺满门前。四周都是山，眼前是一个刚刚好的盆地，刚好能够容纳工厂和家属区。这个山沟，不大不小，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。

我比大小表弟略大，需要上晚自习，一下课便跑得飞快。和枯燥繁重的学习相比，外面的世界更精彩。头年到家只看了中秋晚会的尾声，李谷一老师正在演唱主题曲《神州一片月》。这年，中秋晚会时长增长了，我便看了更多。看电视的间隙，我却担心着父母考问学习情况，毕竟初中以后学习成绩就下滑了，拖后腿，加上自己贪玩，排名一路下滑：年级第二、第八、十几、三十几……摸底考试结束了，但没出分，被问一次，担心一次，干脆说没考，免得唠叨。还有一些伤害来自攀比。大表弟比我更贪玩。我们玩起成语接龙游戏，我和小表弟不相上下，大表弟落了下风，被大姑姑和大姑父当面数落“将来只有当工人，摇车床”。大表弟突然也不开心了，收起笑容，脸上写着对未来的惧怕。

煎好的糍粑终于出锅了。山巅上镀上了银色，树枝披上缎带，地上铺满清辉，穿过栏杆的月光，还有白糍粑，那一刻都闪着亮，宁静、祥和，像一曲缥缈的夜曲，散发着桂花淡淡的清香。“唉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”小姑父劝慰。大人们讨论，下乡、返城，哪一样不是充满未知，结果也都走过来了。婆婆招呼大家来吃糍粑，外焦里嫩，韧劲十足，糯香满嘴。大人们便再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望着我们三兄弟，脸上溢满笑容。

少时未来的憧憬伴随着丝丝忧虑，很多是宿命的——大表弟当年留着飘逸的斜刘海，背地里嘲笑过小姑父头顶的“地中海”，人到中年的他自己也有了“地中海”。当然，工程师小表弟也毫不意外得以遗传。至于“啤酒肚”，大姑父说是海量才可以，傻傻的我们还挺向往，觉得豪爽。结果现在，原本清瘦又最不豪气的我，肚子一旦套上“救生圈”就怎么减都减不下去。

多年后，在异乡片片月光下，我总是想起那个山谷洒满月光的夜晚。糯香萦绕心间，经年不散。

掬一碗月光

◎沈贵芳

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中秋节了。吃晚饭时，突然停电，母亲干脆把桌子搬到院子里，一家人就着月光吃了起来。沁凉的月光照在碗里，淡淡的光晕，低调却永恒。掬一碗月光，只觉寻常日子里也有诗意绵长。

小时候，中秋真是让我魂牵梦萦的节日。农历八月伊始，我就开始垂涎那些吃不完的美味：金黄香脆的酥饺，爽润清甜的书册糕，皮酥馅厚的月饼……顶顶好的是甜而不腻的白糕。过节前几天，母亲就开始忙着做白糕了。先把糯米炒熟，碾成粉，掺上白糖浆搅匀，再用一个个木模子把它们压进去。压结实了，磕出来，一块块形状各异、大小不同的白糕便做成了。最后一道工序，是在糕面上点红曲水。小小的我总不忘挤在中间，拿根筷子凑一份蘸蘸点点的热闹。月光迷离，照着糕面上的红印子，如漂在水中皓月上的点点荷花，煞是好看。母亲总喜欢在月光下细细端详，而后笑成一朵盛开的牡丹。

上中学以后，每个中秋夜都和母亲张罗着拜月娘。斟一壶茶，倒上十二杯，祈求月月美满。这时，收音机总会很应景地播着《一壶好茶一壶月》。乡音亲切，旋律婉转，渗透了浓浓的多情和美好的念想。院子里拜月、吹风、哼熟悉的曲子，想着许多无法实现的愿望却仍对生活心存感激。夜深，月色可亲，袅袅檀香里，母亲不忘斟上几杯清茶，缓缓饮尽，颇有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的情致。

曾经，拜月娘的仪式感最让我念念不忘。淘气如我，也早早准备好各种学习用品，只等中秋夜一到，便郑重其事地摆放到供桌上，祈盼月娘保佑自己聪颖灵性。之后便和月光一起守在香案旁，耷拉着眼皮也不肯上床睡觉，一直到香烛燃尽，亲自撤下各种学习用品。第二天，便满心欢喜地用起拜过月娘的新本子，写起作业来也“下笔如有神”，仿佛冥冥之中，月娘真的听得到自己虔诚的祈祷。

很多人都觉得，潮汕人的习俗过于繁琐，每逢大节小节都得早早起床忙大半天，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。节日变成负担，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。母亲却笑笑说，人间烟火也是一种美，你逃也逃不掉，倒不如沉醉其中。不得不承认，劳累了一天，当看到满满一桌子菜都出自自己的双手，一家人团团围坐享用晚餐，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，非一词半语而能喻之。这时候，若有月光倾泻下来，掬一碗月光，微笑对饮，那定然是人间烟火最美的注脚了。

长大后，慢慢地，我也明白了母亲，明白她“掬一碗月光”里的人生智慧。就像中秋夜，一番忙碌后，桂花香里饮茶，花在杯中，月在杯中，亲人在旁，内心充盈着温馨和喜悦，仿佛也荡漾着一轮圆月。

掬一碗月光，在寻常烟火间，将日子过成诗。

儿时中秋打火把

◎吴娜

小时候，我跟着父母住在矿上，最喜欢过的就是中秋节，因为那一夜我们小孩子可以肆无忌惮地打火把踏秋。

离中秋还有段时日，我和弟弟就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日日催着父亲赶紧将做火把的材料找来。那日，父亲终于带回了废旧的铁皮小油漆桶，沾满油渍的旧棉纱，还有两根带着伤疤的粗木头。我和弟弟一见，赶紧搬凳子的搬凳子，端菜的端菜，只待在井下挖了一天煤的父亲酒足饭饱后，能给我俩做火把。

父亲小酌两杯老酒后，大手一挥，我和弟弟赶紧将工具箱拿来。父亲先将粗木头锯成段、削皮、推削，再用砂纸细细打磨，这就是长短粗细适中的火把柄了。父亲又将铁皮小油漆桶钉在木柄顶上，再在油漆桶里塞上油渍棉纱，矿山特色的火把就做好了。

我和弟弟立即拿上火把，跑到家属大院里，跟也已经做好火把的小伙伴们玩起来。虽然这时候大家的火把还都没点火，但大家仍然兴奋地举着火把围在一起转圈、唱着歌。那时候，大家的火把都是用差不多的材料制成的，但不知怎的，我总觉得父亲给我和弟弟做的火把是最漂亮的。

好不容易盼到了中秋节，吃完晚饭后，我和弟弟就举着火把等着父亲给我们点火。父亲在油漆桶里的棉纱上倒上煤油，用火柴轻轻一划，往棉纱上一靠，噌的一声，火苗蹿了出来，瞬间就点亮了我和弟弟的笑容。

我俩出了家门，街上已经聚集了很多打着火把的人。大家很自觉地排成几队，火红的火把把整个街道照得通明。大家心照不宣地有序向野外走去，空气里弥漫着秋稻的香味。皎洁的圆月挂在半空，一直就在前方为踏秋的人儿领路。

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……”刚分到我们矿子弟学校教音乐的刘老师举着火把带头唱了起来。刚开始，我们还只是跟着老师小声哼唱，渐渐地便兴致高涨了起来，连带着声音也越来越响亮，空旷的田野里歌声此起彼伏、浩浩荡荡。我们一直走啊走，一直走到淮河的大堤上。盈盈河水东流，圆月当空，红彤彤的人脸儿在堤坝上围了一圈一圈，在火把的照耀下，都泛着幸福的光。

回到家里，我和弟弟顾不上满身、满脸、满头发丝里的油灰，意犹未尽地爬上楼顶。远处无尽的田野里，仍然有一排又一排亮亮的火把在有序移动。我和弟弟立即挥了挥手中的火把，很快附近的屋顶上也亮起了火把。这时候各个高处的火把与田野里有序移动的火把交相辉映，真感觉整个世界都亮着星星呀，就这样一直亮到了天明……

多年后，父辈们退休、老矿封井，我们搬进了市区，中秋再也没人举着火把在外面踏秋了。又是一年中秋至，明月当空，人间团圆，站在林立的高楼上，窗外是一盏盏明亮的街灯，一直延伸到远方，我仿佛看到那年那夜矿山的火把又亮了起来……

月下摸秋

◎徐成文

那年，我师范毕业，被分配到川鄂交界的一所农村学校。我们几个困在山坳里的年轻小伙子，总想身长翅膀，飞出闭塞，飞向外界。

那年中秋，恰在最煎熬的周三（那时中秋节还不是法定假日）。白天喧闹的校园，因为学生的离去而变得寂静冷清。校长说：“老师们，今晚来我家吃饭赏月。”有饭可吃，有月可赏，我们比学生们放假还高兴。

在校家长饭饱酒酣，回寝室时，寂寞惆怅竟袭上心头。“摸秋去！”一语点醒众人。于是，我们或独行，或结伴，向学校周围的田地出发。

那晚的月，明晃晃的，将漆黑的大地，照得透亮。我和教体育的张老师一同，向学校旁边的一条小沟迈进。小沟的坎边，不知是哪家勤劳的大哥，将一块本来坑洼的边角地侍弄成平整的菜地。那块菜地里，有鲜灵灵的秋茄子，红艳艳的小辣椒，生机勃勃的小白菜，昂扬向上的小葱苗……满地的丰收，随意铺张着。

小白菜胖乎乎，感觉自己似乎在扼杀一个鲜活的生命，我不知从何处下手。张老师从裤腰带上解下水果刀，弹簧一按，寸长的水果刀在月光下寒气逼人，似乎要一展自己的锋利。我的耳畔，是万马齐喑，是金戈铁马，是风啸雷鸣，我的手都在颤抖。张老师粗壮的身子造就了粗犷的性格——“矫情个啥！”他对着小白菜的根部，一刀割去，一窝刚才还在吮吸露水的小白菜，瞬间离开泥土，“血肉模糊”地躺在我们的布口袋里。

仅此一窝！我不愿我的贪婪让小白菜的同胞们命丧黄泉。我们顺手扯了一小把旁边的小葱苗，想让翌日的面条里，飘散些葱香。

“呵，老师，多弄点。家里有刚挖的红薯，要不？”我们正拍打沾泥的裤脚，小白菜的主人——王大哥如擎天之柱，矗立在我们面前。王大哥的大女儿在我班上就读，天天教育学生要“文明礼貌”“自尊自爱”的我，低头不语。“老师，不关事，都是自家栽种的。今晚不是摸秋么，大家就是图个热闹，凑个新鲜，哪家的菜果不都一样么！”王大哥举起右手，向我们炫耀着他的摸秋成果——一把火红的小辣椒！

原来，大家都在摸秋，你摸我家，我摸他家。谁谁谁的“秋”被摸最多，哪哪哪的“秋”无人问津，可是翌日田间地头的新闻头条。

从那条小沟返回学校，月亮朗照，秋风徐来，两个花色的身影，在一片南瓜地里弯曲。不用问，她们如我们，都是摸秋之人。这样想着，就不觉得她们的行为有何不雅。“两位老师也来摸秋啊！”本不想惊扰她们，但年少的那位姑娘却主动问好。这不是街上开餐饮店的李梅姑娘么！李梅的餐饮店是街上为数不多的店铺之一，一来二去，我们几个单身汉就与厨艺不错的她混了个眼熟。“嫂子，他们是学校的老师，经常照顾我的生意呢。”李梅说，嫂子刚过门没多久，母亲想让儿媳早点怀上孙子，也来摸秋，摸个南瓜（“南”“男”谐音），希望能生个大胖孙子。

张老师是本地人，他说，其实很多人出来摸秋，都是想实现心中的那个理想——夫妻俩想添个女儿，就去摸扁豆（扁豆亦称“蛾眉豆”）；家有小孩读书，希望小娃聪明，就去摸小葱（“葱”“聪”谐音）；开店设铺，走马奔波，都渴望自己收入丰盈，就去摸“菜”（“菜”“财”谐音）；那些新婚的夫妻，希望百年好合，白头到老，就去摸白菜（“白”“百”谐音）……

摸秋虽然带有“偷”的行为，但在淳朴的乡间，大家摸秋只是图个吉利，所摸之物，点到为止，意思意思，绝不会大范围的采摘。平日里，大家对辛勤侍弄出来的作物，珍惜得像家里的宝贝，唯独摸秋这天，偷和被偷的人都觉得非常幸福。

那年摸秋，永远是我脑海中中秋夜最生动最鲜活的记忆。

